

异地恋16年，他每年飞越一万公里去和她团聚

◆ ABC 传媒

1993年，一只白鸛跌落小镇

故事发生在克罗地亚，一个叫Slavonski Brod的小镇子，那里气候宜人，风景优美。

水秀山青，也吸引了很多鸟类栖息。特别是一种叫白鸛的候鸟，每年春天，它们都会成群结队飞来这里，与当地入一起生活。

当地人早已习惯与这些漂亮的鸟儿和谐共处。直到1993年，一只飞翔的白鸛从天上重重地跌落到地面。它的翅膀被猎枪子弹击穿，躺在血泊中的鸟儿挣扎着想再次飞向蓝天，可是，一只翅膀已经废了。

恰巧此时，一名叫Stjepan Vokic的老人经过这里，看到在路边挣扎的白鸛，把它带回了家。老人是一名教师，心地善良，在他的悉心照料下，白鸛活了下来。由于翅膀残疾，它不能长途飞行了。这意味着，冬天来了，它不能像其他候鸟一样迁徙到南方。于是，Stjepan便在自家屋顶为它搭了一个窝，让它安心留在窝里。天气寒冷时，老人还会将鸟儿接到自己的屋子里取暖。

它是一只雌鸟，老人给她取名叫“玛丽安娜”，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女主角的名字。在老人的照料下，玛丽安娜越长越精神了。老人会开车带她到处兜风，看看外边的世界。她显然已经成为这家中的一员。

玛丽安娜恋爱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2001年的一天，老人像往常一样，去到屋顶给玛丽安娜喂鱼，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窝里多了一位客人，一只雄性白鸛。这位不速之客没打算离开，索性住了下来。而玛丽安娜也不反对。二鸟关系颇好，老人意识到，哦，玛丽安娜恋爱了。

恋爱自由，老人还能说啥，那就往下呗。老人给新“姑爷”取名大K。大K很有爱心，常常捕很多鱼回来给玛丽安娜吃。除了每天出门捕食以外，其他时间大K都是陪在玛丽安娜身边，你依我依，甜蜜到骨子里。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然而有多少爱情不是在生活的兜兜转转中被岁月消磨，失去了陪伴意义的。

有这么一对“恋人”，相隔上万公里。但每年，他都坚持要从万里之外跨越南北半球赶回去跟她见面。

这一坚持，就是 16 年。

在两只鸟过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后，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小宝宝孵化出来后，老人也很高兴，在大K每日捕食以外，老人也会给他们添补小鱼，精心照料小宝宝。看着孩儿们，大K每天劲头更足，不停地外出叨回更多的鱼。平时，妈妈照顾孩子们时，爸爸就在不远处站岗。

就这样，美好的日子从春天到了夏天，又从夏天到了秋天，孩子们长大也陆续离开家，有了自己的归宿。最终还是剩下这两只鸟，互相陪伴。

寒冬，大K飞走了

随着秋天慢慢过去，气温下降了，很多白鸛成群结队地离开了小镇，飞向温暖的南方。树叶落尽，寒意袭来，小镇子上只剩下两只白鸛。候鸟是扛不住北方寒冷冬天的，终于有一天，大K在与玛丽安娜缠绵许久后，飞走了，只留下了玛丽安娜和那个空荡荡的巢……

爱情终究抵不过现实，这个冬天，真的很冷！

负心汉走了，天空变得阴霾，刺骨的寒风呼啸而来……玛丽安娜看来是扛不住这个严冬了，老人把她接到了暖和的屋里。为了不让太难过，老人还给玛丽安娜播放了以前拍



■ 大K与玛丽安娜

摄的她和大K，以及孩子们在一起的纪录片。就这样，在孤独和平静中，玛丽安娜在老人的陪伴下，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季。

早春，大K飞回来了

几个月后，第二年的早春，新树出了嫩芽，但冰冻尚未消解，仍是春寒料峭。一天清晨，老人在屋顶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大K，回来了！

老人本对大K耿耿于怀，但是看到玛丽安娜异常兴奋。这对夫妻鸟见面后，将头围成一个心形，相顾无言。看到玛丽安娜心疼疲惫不堪的大K，老人赶快去抓了几尾鱼喂给他。可大K不吃，却要执意用嘴叼着鱼，喂给自己的玛丽安娜。

后来，在小镇子居民的提醒下，老人终于明白了，大K不是负心汉，作为候鸟，迁徙是一种动物本性。只有这样，鸟类才能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得以繁衍生息。

大K，他可能无法对抗自己作为候鸟的本能。但是，他选择了冬天来临时最晚离开，在春天刚刚到来时，最早回来。因为，这里有他的爱人。而为了她，他跨越了两个半球，飞翔13000公里。

他能以最快的时间飞回来，需要跨过山

17.大功告成名传全城

也就在张会长他们饕餮的时候，柏兴大功告成了，他从水中蹿到了船上，打起篙，借着水势将满满一船水撑到了岸边，系妥缆绳，登上了河岸。我父亲动作麻利，脱下外套披到他的身上。岸上的人们也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张会长到底也被感动了，他走到柏兴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赞一声：“撑水佬，有种！这船就奖给你了！”

南京来的贵宾也纷纷动容，有人赞道：“真是浪里白条再世，好！”

茶馆的同行们就凑和：“尽管太冒险，终究也是不简单的……”

也许太乏力了，柏兴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浑身打着哆嗦，张会长就命令车夫将他拉回城去，柏兴摇摇头，坚持着站起来，一步步走回河边，一跃回到船上，架起橹，一阵猛摇，船就向着城里方向嗖嗖前行。

两岸的人们再次鼓起掌来，与船并行着迤逦回城。

当夜柏兴就发起了高烧，一病就病了好几天，在双泉的尽心侍候下，才逐渐康复。康复后就开始了他的撑水生涯。双泉让他仍然挑水，他说，既然双泉茶馆撑水的名声已经在外，他就得以撑水为主，要保持茶馆的声誉。自那回三汉口撑水成功，双泉茶馆的确声名鹊起，许多茶客都慕名前来，所以水是将就不得的。挑水和撑水所付出的劳动不可同日而语，双泉要给柏兴加薪，柏兴拒绝了，他说，他改挑水为撑水绝非为了报酬，而是报答知遇之恩。

其实柏兴之所以甘愿撑水，还在于酬谢我们这条巷子里的邻居，他撑水，可以将最新鲜的水施予每家每户烹茶尝新。直到我懂事的时候，我家依然经常得柏兴的施水之惠。

不过，柏兴撑水成功后，也很是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嫉妒，有人七拐八弯打探得柏兴从前做过太湖强盗和汉奸家的车夫，就去警察局告发，但都由于众邻居的上书作证，证明柏兴只做善事没做坏事，最终没能奈何得了他，所以柏兴对邻居们愈加感恩，别说是撑水施水，就是让他肝脑涂地，他也在所不惜。

苏州的水巷真是神奇，那是城市的第二交通通道和贸易场所，贸易的功能更为重要。

和大海，躲过暴风雨，越过凄厉的黑夜，顶着烈日的暴晒，冒着旅途中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只为赶回来，见玛丽安娜！

他用生命的一半时间飞向她

这对恋人又过起了美好日子。在重逢的这一年，他们又生了很多小宝宝，并将他们的孩子抚养长大。春去冬又来，美好的日子似乎总是短暂，在第二年的冬天，还是和上年一样，所有的候鸟都飞走了，大K依然陪伴在妻子身边。落叶飘尽，直到最后一刻，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玛丽安娜怀念着美好的日子，整日守候在屋顶，她知道，他一定会来，在那个美丽的午后。来年早春，大K是候鸟中第一个飞到小镇的白鸛。

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同样的情节年复一年上演着。就这样，他从2001年飞到了2017年，整整16年。

根据记录，世界上最长寿的白鸛寿命为39年。这意味着，大K选择用他生命中一半的时间，飞向他的另一半。没有人知道他旅途中怕不怕，如何排解孤独；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落脚歇息，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躲避天敌和各种危险。

人们只是知道，他从南非起飞，飞过了西奈半岛、伊拉克沙漠，再一路飞回克罗地亚。他就这样飞出自己的平凡之路，他就这样在爱妻转身的瞬间，飞到了她的身边。

这对鸟儿，每年都要经历整整一季的异地恋，加上大K往返时间，几乎是分隔半年之久。但他们坚持了16年。这16年当中，每年刚刚开春，妻子玛丽安娜就会站在屋顶，遥望南方，等待丈夫归来。

他们的故事，被做成了各种明信片，在恋人之间传送。“你若生死相依，我便不离不弃。”这些动人的文字，被一对生灵，演绎得字字入心；演出了一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现实版。（选自《华人瞰世界》）

海上芳邻

湘君



11.旗袍才是酒会利器

皮埃尔的老朋友，在领事馆工作的维克多邀请他一起参加酒会，皮埃尔自然没忘记带上姗德拉。进入大厅，姗德拉只觉眼前所见不是灰色就是黑色，好像只有这两种颜色才能体现高雅格调。鼻子却遭到了狂轰滥炸，秘密就在这里，简单色彩下却包含着丰富的香水气味，争奇斗艳，极尽所能。

姗德拉被这场气味战争驱逐出局，但她成功地在视觉上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不知从何时起，姗德拉喜欢上了旗袍，也许她典型的中国女人身材适合穿旗袍吧。今天她就穿着一条土土的、粗粗的、酷酷的蓝印花布旗袍站在一群鬻香云影、袒露香背的时髦男女中，遗世独立，又鹤立鸡群。事实上，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时尚界逐渐流行起了“中国风”。姗德拉此刻非常自信，因为这身蓝色被称为“China Blue”（中国蓝）。

皮埃尔和维克多不知去哪里跟人交流了。一个黑人端着酒杯左顾右盼，然后竟然直奔姗德拉而来。他露出雪白的牙齿，灿烂一笑：“A nice dress.What’s your color today?”（很漂亮的裙子，你今天的颜色是什么？）

姗德拉一呆，下意识低头去看自己的衣服是啥颜色。正犹豫着，皮埃尔适时地过来解围：“We are fine.Thanks!”（我们很好，谢谢！）黑人的一口白牙又闪耀了一回，走开了。皮埃尔轻抚她的背，低声耳语：“这是一种特殊的问候语。他并不是真的问你什么颜色，而是问今天怎么样？相当于‘How are you today?’”

哦——姗德拉算是开了眼界，居然有这么奇葩的问候！她一向自诩多识广，除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握手礼，还有温文尔雅的东方鞠躬礼、抱拳礼，彬彬有礼的欧式古典吻手礼；现代社交大胆些的，自然是法国式贴面礼，以及更豪放的狗熊式拥抱礼；更离奇的礼节，还有非洲部落的碰鼻礼……可是现在，她深感自己孤陋寡闻，连礼仪都染上了赤橙黄绿青蓝紫，她都无法判定选哪款才合适。幸好

弄潮

吴翼民



农副产品的交易几乎都赖于此。农民的船在水巷川流不息，枕河而居的人们只要推开门窗吆喝一声，买货的农船就会靠过来。有的人家干脆在沿河窗口挂只篮子，购货付钱皆由篮子成就。柏兴的施水就采用这样的方式。

柏兴再三不去三汉口撑水了，双泉不准他去，众邻居不让他去，我祖母说得透彻，她说，倘若柏兴去三汉口撑水，我们都决不受用，还阻挡茶客前来吃茶。三汉口撑来的哪里是水？分明是撑水佬的血！柏兴自己也觉得去三汉口撑水太困难，就改在三汉口，改在外运河。到那些地方撑水他还是很有把握的。他撑了水就在回程进入我们那条巷子的水巷时挨门挨户向邻居们送水。

柏兴进入我们水巷时的声息虽轻柔，却为邻居们所听得、所辨出，他的撑水船的橹声很宛转很别致，仿佛一个小姑娘嗲声嗲气叫“嬢嬢，嬢嬢”，那声音不扰人的清梦，却能把每家的当家人从梦中轻轻催醒。正由于柏兴弄船的功夫好，所以摇橹的声音也格外好听，识之者能说出其门道，叫作紧细慢橹，也就是橹绳扯得紧，橹摇得慢，幅度大，人一仰一俯的看上去非常舒缓，橹声自然也舒缓好听。邻居中有个说书先生下豪文就柏兴的橹声吟过一首诗：“舟子弄潮出吴门，清波涟漪情何深。七里塘河春水软，一声柔橹一销魂”。这诗是父亲说给我听的，父亲说“春水软”和“一声柔橹一销魂”是妙辞佳句，让我们学着点，那时我少不更事，不识其味，成人后回忆柏兴撑水的橹声，才觉其妙。

我母亲是当家人，总是被柏兴的橹声催醒，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推开沿河的窗子，从窗口挂下一只铜水壶，在熹微的曙色里看着柏兴的船靠过来，由着他在铜水壶灌满一壶，听他说一声“二少奶，满哉”，我母亲就拉绳将水壶提回屋。这是最新鲜最清澄的水，全家用于沏早茶最是相宜。若问何不向柏兴多讨一些？当然，多讨些的话柏兴未尝不肯，但我们于是于心不忍的。这样，对双泉茶馆也有个交代。左邻右舍的老茶客们不因讨得了烹茶的清水而冷落双泉茶馆的生意，反而更加热衷去孵茶馆，因此双泉茶馆的生意日见火红。